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11岁立志当车手 曾用母亲的姓氏出战

承载着父辈声誉和万人期待的姓名,或许让很多人会感到压力,但米克·舒马赫只觉得自豪。在父亲迈克尔·舒马赫首次亮相F1赛场30年后,米克踏着父亲的足迹来了。3月28日,他在巴林代表哈斯车队驰骋赛道,成为这个赛季最抢眼的新秀。

比赛前,米克说:“我当然想好好比赛,但带着‘舒马赫’这个姓氏来到F1赛场,尤其是车上写着名字,还要绕赛场一圈又一圈,这确实有点与众不同。但最大的期待还是来自于我自己。”

这一刻,米克已经等了很久。出生在一个父亲和叔叔都是赛车手的家庭,米克的基因里或许就带着赛车的理想。2岁时,他就开着小卡丁车在花园里玩。11岁那年,他已经立志要当职业赛车手。

为了避免过度被媒体关注,靠自己的天赋闯出未来,米克最初赛车没有使用父亲的姓氏,而是选择母亲婚前的姓氏“贝彻”,以米克·贝彻的名字出现在赛场上,在欧洲的初级赛车比赛中逐渐成长起来。“这让我能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参赛,我经历了成长必需的阶段,一步步成长起来。”米克说,“我可以慢慢来,不必着急,也不需要任何媒体的注意。这很重要,因为我只是一个喜欢赛车的孩子。”

2013年,迈克尔·舒马赫在法国格勒诺布尔滑雪时发生意外,头部因撞到岩石而遭重创,导致严重的脑损伤,自那以后陷入昏迷。迈克尔·舒马赫在2003年曾说,宁愿儿子打高尔夫球,也不愿意他参加赛车比赛,但如果儿子就是想进入赛道,他也会全力支持。迈克尔·舒马赫遭遇事故的第二年,15岁的米克化名米克·朱尼尔(“小米克”的音译)参加了德国卡丁车锦标赛、欧洲和世界卡丁车锦标赛,都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。米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他为取得好成绩感到骄傲,“这仅仅是我职业生涯的开始。我也很清楚,我的目标是成为世界冠军。”

直到米克有资格参加F4比赛时,他才开始使用“舒马赫”的这个姓氏。当时,许多媒体已经知道迈克尔·舒马赫的儿子在参赛,米克决定直面家族姓氏带来的一切。“当时是适应外界关注的最佳时机。我进入了方程式赛车阶段,在初级赛事中取得了一些进步。每当我进步一点,媒体的关注度就会增加一些。”

2015年,米克参加了德国F4锦标赛,这是一项专为青少年设立的方程式车赛。米克加盟荷兰“范·阿姆斯特车队”,赢得那场比赛的最佳新秀奖。他很快成长起来,2016年在他的第二季德国F4比赛中,米克获得第二名。2017年他在欧洲

3月28日,一个22岁的年轻人带着“舒马赫”这个姓氏,首次亮相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(F1)。尽管表现不算亮眼,但仍吸引了众人的目光,因为他是传奇车手迈克尔·舒马赫的儿子米克·舒马赫。尽管迈克尔·舒马赫曾说不愿儿子参加赛车比赛,但米克还是在2014年“出道”,2019年加入F2,今年跑进了F1。谈到“舒马赫”这个姓氏,米克说,“它对我来说轻如鸿毛。”他只是热爱赛车。

米克·舒马赫： 车王之子F1首秀



迈克尔·舒马赫

F3比赛首秀,当时仅获得第12名,但一年后就赢得了冠军。2019年米克加入F2比赛,去年获得年度总冠军。他笑着说:“我觉得这些已经证明了我知道怎么开车,我配得上F1比赛。”

F1首秀获第16名 感到“90%满意”

迈克尔·舒马赫缔造了赛车史上的传奇——他获得1994年、1995年、2000年、2001年、2002年、2003年和2004年共计7届F1年度车手总冠军,他驾驶法拉利红色赛车的身影,也成为一代车迷的情怀所在。但当时米克还小,不能完全理解巅峰时代的父亲意味着什么。他只知道,父亲是一位伟大的车手。

如今,他也像父亲那样成了一名车手,在他身上也能看到父亲的痕迹和驾驶风格,他也毫不避讳与父亲相比。“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很少。”米克说,他不可能把自己和巅峰时期的父亲相比,但他可以和刚参加F1时的父亲作比较。“我很荣幸可以和他作对比,看看他那些年来走过的路、作出的不同选择,那都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。”

3月28日在巴林的比赛开始前,米克说有点紧张,但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。“比赛将会很有趣,也可能是一次‘地狱般’的赛程。”他所在的哈斯车队是新赛季唯一起用两名新手的车队。

新手毕竟还是新手,米克的F1首秀就在4号弯发生侧滑,最终仅获得第16名;他的新手队友则冲出了弯道,引发安全车上场。尽管成绩平平,但米克F1首秀的表现已经超越了同时期的父亲和叔叔——30年前,迈克尔·舒马赫代表乔丹车队的F1首秀只持续了不到一圈,就因为离合器故障而被迫退赛;1997年拉尔夫·舒马赫的F1首秀也同样未能完赛。米克说,他对自己“90%满意”。

哈斯车队的领队斯泰纳表示,更重要的是收获经验。“我对他的表现感到非常开心,他在比赛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进步,他很好、很冷静,与团队沟通得也不错。除了那次打滑,他没有出现其他任何失误。我给他的建议是:保持这样的势头,很快就会达到一个不错的水准。”

从爱上赛车的那一刻起,米克就没有过“B计划”。当其他孩子还想着成为宇航员或总统时,米克唯一的梦想就是在赛道上飞驰。而今,像父亲一样驶上F1赛场的梦想已经实现,未来努力的路还很长。

“做任何事都要有一定的天赋,在赛车方面,你必须很快适应新事物。我学新东西都很快,尤其在运动方面。”米克在巴林赛之前接受采访时说,“我想,在这项运动中,如果你热爱它,有点天赋,还愿意为梦想而努力,你就可以在赛道上投入时间,投入所需的一切。如果愿意把每一天、每一分钟都投入其中,把生命奉献给这项运动,你就很可能会成功——这正是我在做的。”

“封城”期间,他们不无聊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因新冠疫情而“封城”期间能做什么?有些人会觉得无聊和不开心,但有些人利用这一难得的时间,做成了平时没时间做的事。近日,英国媒体搜集到一些故事,许多人讲述自己在因疫情“封城”期间的“开心经历”:有人重新誊抄了妈妈的日记;有人按照字母A到Z的顺序和路线形状遛狗,走完了整个街区;还有人年过半百学会滑滑板;甚至有人发明了一款桌游。

来自英国萨里郡的菲奥娜·希肯在“封城”期间完成了一次与妈妈的“隔空对话”。在一次大扫除中,她发现了妈妈在十多岁到21岁期间写的五本日记,当时还处于二战期间。“我以前见过,但上面的字都很小,还是用铅笔写的,我没耐心一字一句地读下来。”希肯说,“孩子让我做点什么,我也觉得再不动,日记里的那些记忆将会被永远遗忘。”

利用“封城”这段时间,希肯开始誊抄妈妈的日记。“我一下子觉得有了一个17岁的朋友,而她是我的妈妈。”让希肯最感动的是,妈妈那代人在战争中仍能苦中作乐,“战争没能阻碍一切。”即使在曼彻斯特遭轰炸的1940年,希肯的妈妈还去了58趟电影院。“这让我产生了共鸣,即使我们正在‘封城’隔离,还是可以从很多事上找到乐趣。”

1941年,希肯的妈妈在日记中写道,她认识了一个叫莱斯的男人。“她遇见了我的父亲,我能感觉到她喜欢他。他们第一次约会后不久,妈妈写道,‘我烫了发’。”

二战期间提倡女性参加工作,希肯的妈妈在那时学会了开车。莱斯开玩笑说,“他们会给你一辆送牛奶的马车开。”希肯的妈妈则开着一辆大卡车去了莱斯工作的杂货店,还冲他喊道:“出来看我送牛奶的马车!”

日记结束在1942年,那一年希肯的妈妈21岁,和莱斯结了婚,日记中写道:“(这是)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年。”希肯说,“我深感慰藉。封城这段时间仿佛是最爱和最想念的妈妈陪我度过的,让我不再孤单,也对她们那代女性的经历有

了全新的认识。”

家住英格兰东南部城市圣奥尔本斯的吉姆·霍奇金斯给自己找了一个“乐子”:在地图上按照A到Z的字母形状规划路线遛狗。“我发现自己受不了每天晚上在黑暗中遛狗,我需要找到一种聪明的办法爱上寒冷和黑暗,弥补一下无法去上班通勤的感觉。”

于是,霍奇金斯在地图上把街道连起来,标成A到Z的轨迹,然后按图遛狗,每次以走到死胡同尽头结束,回家后再用彩笔标注在地图上。他偶尔会在周末的白天遛狗,但大多时候都是晚上,“因为晚上车辆比较少,如果愿意的话我还可以多走点。”

就这样,霍奇金斯带着爱犬“海蒂”,走遍了圣奥尔本斯的每一条街道,共步行150英里(约合241.4公里),用45次步行完成了他的计划。那张地图上色彩斑斓的字母,都是他和爱犬的足迹。

51岁的苏珊·帕尔默在“封城”期间学会了滑滑板。“我觉得滑板可能很有趣,也算应对中年危机的一种方式吧。”她说,“我从一个年轻同事那借了个长滑板,又在易趣网上一个十来岁的年轻人手里买了一块滑板。我绕着没人的人行道和停车位练习,还找了一些小坡练习怎么跳过去。”

帕尔默说,在滑板上让她感觉很“自由”。“我第一天去公园玩滑板,周围的年轻人都很支持我。我的两个孩子也不觉得妈妈玩滑板很尴尬,他们觉得我很酷。”帕尔默还一直想学冲浪,“或许下次封城我能学会。”她开玩笑说。

住在英格兰北部约克郡斯卡布罗的马克·马赛,在“封城”期间做出了一款卡牌游戏,现在他已经完成了8款游戏的可玩关卡。马赛有军事历史出版背景,也喜欢玩游戏。疫情开始时,他的生意变少了,妻子也提前退休,两人想找点能让他们保持生活热情的事做做。“封城”后,他们没法再和朋友玩桌游,于是开始自己设计游戏。“我们想发明一款自己能玩、但在货架上找不到的游戏。”

马赛说,他有个很好的朋友最近患上老年痴呆症,这让他深感保持大脑活力的重要性。“发明游戏和玩游戏就能做到,还能促进社交,对心理健康很有帮助。”



誊抄母亲日记的菲奥娜·希肯



趣味遛狗的吉姆·霍奇金斯



51岁玩滑板的苏珊·帕尔默



发明新卡牌游戏的马克·马赛